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

餘杭陳其慄點輯

同社洪必大閱訂

九邊二

談邊事

張位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

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倚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夷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

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住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籬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爲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爲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阨塞之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一
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爲清野之計。丁壯則困於
修築。隱於占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尅於
椿頭。苦於所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
嚴。虜酋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
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
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
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
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

謀。旣濟而謹衣袂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
焉。

遼東論

周弘祖

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國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秦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該鎮總計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

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止可達於廣寧迤西一帶。其金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爲徑。○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旣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

先事申嚴。俾思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坐摧唐甲。劾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鷲。健鬪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卽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海滌洞。鴨綠混同。左右遞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

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
據廣寧以爲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
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
也。至於山海一線之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
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爲一區乎。公孫康
可觀矣。

薊州論

周弘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卽其地封寧藩。
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東西竝建。
以爲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
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
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
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
爲藩籬。卽朶顏大寧餘福是也。自此宣遼隔越。

聲援斷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朶顏獨盛。結親迤北。累肆內侵。叅將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道虜入。直通京都。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總計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石。荳六萬七千五百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斤。草四十二萬三千束。○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

天子自爲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爲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御之勢。大畧有四焉。以冷水口爲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

爲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爲一路。自馬蘭谷抵石
嶺塘。而以密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
渤海所抵鎮邊城。卽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
荊倒馬爲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
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惟尤
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爲天險。紫
荊倒馬。有漁陽上谷。以爲外藩。古北口一帶。沙
淤水漫。平夷曠邈。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

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
河川。自磚朶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自黑谷關
而來。則必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
我兵之占地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
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
戌。今歲額焉。億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
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以國事爲家事者哉。

高關

萬表

臣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峯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

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自古建都於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正氣哉。王氣之隆。正有在乎今日。雖然。漢

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儆戒生於不足。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搃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荊而謂之搃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

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宣府論

周弘祖

宣府。漢上谷郡。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厓。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直接獨石。文皇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廼衛獨石。棄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總計本鎮馬步官軍一

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八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一百五十三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糧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草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宣府自東路之西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

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爲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

天之所以限華夷者。柰何邇者。夷虜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爲膏。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設險云者。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堞。北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論

周弘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焉。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

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

疋。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爲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刺刺作聲。以軟語提携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

川平夷曠。邈在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辯。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鵠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

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語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

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窠。莫非要守。鴈門警備。於是爲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宣大策

王世貞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爲燕蔽也。方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

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
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倚其後也。是猶門戶也。
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
毳帳覆野。飛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畊牧
矣。虜進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
要也。門戶析。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
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
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

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
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
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有御史
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
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爲蒙。不合則爲掣。且
名雖爲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
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
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

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
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
之京師。其爲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
叅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
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
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
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爲之叅問。則可。昔者
唐之末。回紇土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

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
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
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
穿魯縞也。小子韋臯以蜀而不虞蕃。大子王建
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
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
而無禁。効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
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三關論

魏 煥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

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碛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克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芻糧。以固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三關紀要序

蘇祐

險足以守乎。曰。春秋書城虎牢。重設險也。君子宜無弛備以啓狡焉思肆之心。險不足以守乎。曰。孟軻氏云。地利不如人和。徒險之恃。君子有遺論矣。夫人有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烏合獸噬。然不可以無防也。國初沿邊置鎮府。自肅慎氏爲外藩。延袤而西者。則大寧。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載踰嘉峪。爰建哈密。用斷匈

奴右臂以貽萬世安。利緊宏遠矣。嗣是因時改
革。乃移置大寧於保定。而以其地置朶顏等衛。
其後薊州偏頭固原。改設總鎮。今所稱九邊者。
視初加密。成祖定鼎燕京。密邇虜穴。山海在
左。居庸在右。則紫荊等關。迤邐聯屬。蓋又國之
門戶云。其視它鎮。不重且要哉。甲辰歲。黠虜肆
逞。直闖浮圖峪。浮圖古蜚狐口也。京師戒嚴。嗣
歲余。叨膺提督諸關軍務之役。既勉力以承新

命。次第經畧。幸而歲事有秋。外內寧謐。念稽往
詔。來宜有載記。爰攷往牘。謾無左證。因命侍史
錄諸卷案。并取諸敕諭所載。及羣邑所上者。授
簡於栗仁甫氏。著紀要十篇。圖說附焉。首建置。
稽始也。政有經緯。匪文莫備。故次經畧。文武並
用。戡暴須武。故次兵防。師行糧從。兵貴宿飽。故
次軍餉。地有險易。衆寡因之。故次戍守。習險旣
閑。地利可得。故次險要。兵以衛民。不足又重煩。

民。揀。時。之。政。也。故。次。調。集。偵。探。豫。則。耳。目。長。足。
以。制。變。故。次。警。報。宜。大。外。藩。也。惟。不。固。則。內。關。
孔。嚴。故。次。邊。衝。不。皇。寧。處。獬。狁。之。故。責。任。可。知。
矣。故。次。虜。系。嗟。夫。險。以。制。變。圖。以。定。軌。說。以。盡。
言。兵。政。其。有。禪。乎。抑。嘗。聞。之。兵。無。形。也。唯。善。用。
兵。者。斯。能。形。其。形。是。故。險。可。以。守。而。不。可。徒。守。
也。余。也。其。尚。免。於。按。圖。索。駿。之。誚。矣。夫。

榆林論

周弘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
鎮。宋沒。西夏元年。章孔興據守。國朝定陝西。
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
屯治榆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
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邊牆起甫川。西至定邊
營。長亘千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該鎮官軍
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

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民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爲罪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襟吭旣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

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二氏皆以籌邊久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

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於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蜂墩野豬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二百里。中多平漫沙。

漠虜賊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論

周弘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爲關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多在西河。自虜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爲敵衝。築牆畫守。始于巡撫徐廷璋。而花馬池一帶邊牆。皆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

千一百八十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

爲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爲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

爲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
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
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
防禦控制之大畧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
馬池爲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
平虜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扼塞可憑。
中衛偏在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湮谷。有
險足恃。分閫參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

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
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威名。亦曾敗績。
此山之下。顧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
虜爲隣。沿河三百里。盡爲敵衝。是故虜窺平固。
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
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可禦零賊。如
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用兵無解甲息肩期
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築邊塹

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里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土。變遷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濶。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濬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由青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爲鑒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青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十五處。草木繁茂。虜每入寇。必

休息飯馬。安留旬日。呼爲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邊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之舊邊。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

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溝塹。天造地設。爲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旣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難。今守在外。一百二十里。要隘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寧夏瀕河。當虜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甘肅論

周弘祖

甘肅卽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者。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羗浪鎮。六百里。至涼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沙瓜赤金苦峪。至哈密等處。皆燉煌郡地。洪武五年。馮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

煌馬。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湟
中地。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姑
臧地。山舟甘肅馬部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
四員名。馬八千九十一匹。糧六萬五千七百九
十七石。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
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
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八十九束。年例銀
四萬。莊浪漢土馬步并招募官軍加一萬八百

五十六員名。馬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
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
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
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
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
布一萬一千一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
斤。涼州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
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

斗四升。民運本折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三萬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匹。棉花八千四十五斤。○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

戶六。填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甘州。祁連。騰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騰脂。使我婦女無姿。國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縻。

六鎮卽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出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滌。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荼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吾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瘳乎。

固原論

魏 煥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

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
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
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
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
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
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
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
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
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
益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
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
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
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
存乎其人焉耳。

降城論

周弘祖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禱祠下。適默啜悉兵西擊突駝施。張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不便。仁愿固請從之。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

城就東城。漢雲中郡地。中西城。漢五原郡地。相距各四百餘里。并據要津。又於牛頭朝那北山。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減鎮兵數萬。○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收復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關之塞。就則河南之

要領。無虞。徙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大河南之地。值此可謂有遭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入。闢之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逮夫隋城大利。唐樹思摩。其於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扞

堅者獸全籬固者蔬茂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
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河南之耕足以供三
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爲河南之守可
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
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
虜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爲守之下策矣
况進取耶雖然仁愿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啜敗
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

可乘也西攻駝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
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
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
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
馭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逋逃戮而朝無
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胸衍之長策三城
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款塞復處河南元和
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

呼豈易言哉。

安定論

周弘祖

洪武七年。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以織金文綺四匹。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員。苦先。帖里。謹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爲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嘉靖中。安定爲海賊所陷。○漢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西河據二關而列。

四郡我朝鑒其遠戍勞民以邊地封付番
沙州徙於嘉峪逮後戎虜猖熾關隴騷然幸彼
此猜疑結連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
又由罕東西畧安定而夾以西寧赤刀之兵以
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
勢而玉關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
陽域之虜則關隴安枕幽并永奠矣考唐時西
安北庭之費俱取足於玉門關陽關柘關外渡

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謐城以至思渾河沙城
及于闐之大石城又赤山碎卜賀臘碎葉之西
有朱國新城頓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怛羅斯
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段蘆岐山赤河坎城
闌城胡弩固城吉良城郅支滿演渡洲盤陀葦
關皮山姑墨焉耆於衍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
僻赤岸安西凡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爲
番部落矣陽關外若蒲昌伊盾石城弩支時勒

井渡。尚未。潘仙。悉利。支井。勿遮。移祉。彭懷。東蘭。
凡一十三處。亦番落也。玉門西去哈密。尚八百
里。其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護。赤停。赤谷。長泉。
龍泉。蜀山。凡六部。其南。平安。昌碯。石銀。山盤。山
張三。新城。柳岑。金沙。七屯。三部。俱屬土番。其瀚
海。清海。神山。沙鉢。馮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
宰。清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月弓。蟄失。密伊。麗
凡一十八處。唐時城堡衙署。今悉爲諸番衙帳。

焉。總計西域諸部。內外形便。赤停。當其衝。羅護
扼其要。哈密。火州。碎葉。龜茲。北庭。安西。爲六十
都會。今皆失於戎虜。而不可復矣。尚得豪傑通
敏之人。久任而責成之。練兵積粟。期以十載。搜
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然後守關。息
民。大通互市。久之。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
內地寸兵。斗種。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
享其利。而我不能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終

南窗
雅玩

